

參閱文稿

北京華研有限公司
(香港) 桑尼研究公司

No. 2013~27

2013年5月23日

巩固周边的中国“马歇尔计划”设想

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丁宁宁

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已经四年多了，西方经济复苏的前景仍不明朗。作为国际上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，中国政府似乎没有什么选择，还在继续增持美国国债。面对众多反对意见，一句“不买美债买什么”的反问，难倒了左右精英无数。但是我们忽视了一个成功的历史经验，那就是二战后的美国马歇尔计划。

二战后，为了避免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大衰退，面对满目疮痍的欧洲和债台高筑的各国政府，作为当时国际上最大的债权人和商品出口国，美国实行了马歇尔计划，即“欧洲复兴计划”。通过美国政府的官方援助，不仅加快了欧洲的战后重建过程，减少了美国的贸易顺差，而且使欧洲成为美国可靠的盟友。

一、外汇储备是送给政治家的一份大礼

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，中国的出口迅速扩大，外国直接投资不断增加。这是对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一次客观检验。中国老百姓的汗水已经变成了三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。但是，从法理上讲，这笔钱并不属于老百姓：他们已经领到了工资；也不属于企业：它们已经结汇；更不属于金融机构：它们不过是管理者或者代理人。

在美国或明或暗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下，购买美国国债无法保值，目前已没有争论。交给中投公司或者外汇管理局自己去搞投资，赢了是它们的，亏了是国家的，显然也不行。现金放在手里无法增值，这个道理谁都懂。当所有技术性的手段都失效的时候，就需要政治家的智慧来寻求出路：政治家必须学会如何去花钱。

对于具有战略思维的政治家来说，三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不是包袱，而是自天而降的一份大礼包。因为他知道，信誓凿凿的国际协定和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背后，是切切实实的经济利益。慷慨的投资不仅在经济上会得到合理的回报，而且可以在政治上巩固“兄弟般”的友谊；在化解经济矛盾的同时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。

二、巩固周边是大陆国家的基本国策

自古以来，中国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大陆北方的游牧民族，唯一的例外是近代的日本。但是二战以后，日本再次入侵中国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。目前一直害怕中国崛起的美国，如果想以军事力量挑战中国，则首先要瓦解俄罗斯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，其次要在周边国家与中国之间制造可以作为军事干预借口的事端。

全球化时代，中国航母下水，北斗卫星上天，为中国经济的国际大循环保驾护航，自然无可厚非。但中国位于欧亚大陆东缘，与朝鲜、俄罗斯、蒙古、哈萨克斯坦、巴基斯坦、印度、尼泊尔、缅甸、越南等14个国家接壤，比海上邻国多五个；陆地边境线长2.2万公里，比海岸线多0.4万公里；属于典型的大陆国家。

目前影响国内安定团结的藏独、疆独分子，其主要活动基地是在我们的周边国家。改革开放以来，我们已经与除印度以外的所有邻国划定了陆上边界线。但这还不足以消除敌对势力跨越国境的违法犯罪活动。因此，除政治手段外，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是国家安全的重要选项。这也是所有大陆国家的基本国策。

三、中国“马歇尔计划”的重点在周边

中国周边的东南亚及南亚地区，聚集了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，是目前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。但是除日本外，它们还难以成为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：很多国家的基础设施落后，它们自己又没有能力来解决，阻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。实际上，已经有一些国家向中国政府提出过援助的请求。

与二战后的美国不同，人民币目前不是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；中国外汇储备的主要币种是美元。但是从国际债权人和贸易顺差国的角度讲，中国与当时的美国有很多相似之处。因此，以政府信贷方式扩大对外投资，不仅可以减少购买美国国债的风险，打破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，还有利于增强受援国与我们的经济联系。

面对这些手头不宽裕、经济欠发达的东南亚及周边国家，作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人，中国政府完全可以制定一项“周边共同发展计

划”：以政府援助的方式，按照世界银行优惠贷款的标准，将我们手中多余的美元借给它们，并根据具体建设项目的进度来逐项落实。这是比“零进口关税”更为有效的、实实在在的援助。

四、“企业打前站，政府不出面”贻害无穷

利比亚危机告诉我们，在缺乏政府支持的情况下，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很大。中国企业的国外投资记录之所以不好，并非都是因为它们之间的过度竞争，更重要的原因是缺乏对投资对象的国情了解。我国政府的驻外机构，虽然已有很大改进，但目前仍不具备指导企业对外投资的能力，只能听凭中国企业在海外误打误撞。

其结果是：俄罗斯至今摆脱不了中国伪劣产品的恶梦，蒙古借美国、加拿大资本来遏制中国能源企业的扩张，巴基斯坦与中国军工企业的合作未能使其摆脱对美援的依赖，印度则公开限制中国企业在其境内的投资活动，尼泊尔新政府摆脱印度的努力得不到应有的支持，充斥东南亚的中国货并没有增加他们对中国的好感。

实行中国“马歇尔计划”，将从根本上改变上述局面。以政府低息贷款、项目公开招标的方式对外投资，不仅可以引导中国企业规范地参与国际竞争，也为过剩的国内产能预留了出路。为此，应当考虑重新设置“对外经济合作部”，承担国家对外经济援助的统筹规划、谈判签约、项目招标、资质审核、财务监督等事项。

五、着眼经济一体化，“政府搭台，企业唱戏”

我们现在搞的“十加三”及中日韩的自由贸易区谈判，都在刻意回

避“中国主导”的东亚经济一体化议题。这在政治上是一种短视。历史经验告诉我们，经济一体化或者是自由贸易区设定的目标，或者是其发展的结果。因此，应当打消周边国家的顾虑，公开宣布“中国主导”的含义，就是让它们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。

既然要着眼于长远的经济一体化，中国马歇尔计划的项目选择就必须跳出一事一议的圈子，从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布局考虑。以东南亚地区为例，水利水电建设必须着眼于整个湄公河流域防洪、用水和发电的需要；铁路建设则应当从东南亚国家经济一体化的远景出发，统一进行规划，统一路轨标准，由各国分段承担费用。

鉴于后雅尔塔时代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，我们的“周边共同发展计划”不仅应当签署政府间合作协定并得到受援国立法部门的批准，而且必须贷款跟着项目走，防止援助款项的不当使用。中国企业可以凭借自身实力参与受援国政府的项目招标，也可以在双方政府商定“交钥匙工程”的情况下，由中国企业来实行项目总承包。

六、重温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

目前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，之所以在美国金融危机面前集体失声，是因为他们已经被西方新自由主义洗了脑，背叛了“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”的改革理念，蜕化为既得利益集团的辩护人。因此，他们才会在跨国公司“企业社会责任”的挑战面前不知所措；在老百姓面临“新三座大山”的情况下鼓吹公共服务的市场化。

事实告诉我们：美国政治家在决策时不会拘泥于任何经济学信条。美国经济学家告诫我们：国债只能让商业银行去购买，央行购买国债是滥发货币。美联储却毫不犹豫地连续四轮购买美国国债，美其名曰“量

化宽松政策”。美国经济学家警告我们：政府债务不能超过 GDP 的 30%，美国国会批准的国债上限却接近美国的 GDP。

如果继续恪守货币主义教条，对外调高人民币汇率，对内实行货币紧缩；其后果必然是：境外热钱大量涌入，企业出口成本提高，经济增长速度下降，整体就业状况恶化。面对商品出口减速、外汇储备居高不下、内需扩大尚需时日，扩大对外投资应当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选项，来为经济结构调整和收入分配改革赢得时间。